

因为近在咫尺的原因,所以常常像是远在天边无缘一见.怎么也想不到去看千垛菜花竟然要踌躇这么久,还需要呼朋引伴以壮行色.心里恐怕这五十多公里的路程会被人认为是矫情,因为里下河的油菜花到处都是。但还是兴致勃勃地上路了，在路边满眼的油菜花开放的春天,去一个地方专门看油菜花。

理由是我们平素看到的是花，而千垛的是花海。我们的生活中习惯于依赖某种概念,比如商标上写着的是十年陈酿,我们就满怀得意地去品尝。是吧,生活里有时候真的要明知故犯地骗自己相信。正如到了花海的目的地,看到的人山人海。一开始还觉得不虚此行，有如此多的人们一样满怀热情而来，可是当热情被车流拥堵的时候，那油菜花竟然也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致了。于是,弃车徒步,颇有些狼狽的样子,那融融的暖阳竟然也让人觉得面目可憎。

走一段似乎有了转机，那操着方言的下河人拉着说,有船坐,直接到景区门口。孩子们似见了救星一般,小跑着冲到陌生的码头而去。哪里有什么码头,就是人多走了几步有了点痕迹。哪里有什么游船,竟然是一条少说也有二十年不曾见过的挂架船。孩子们彻底蒙圈了,被一把拉上了船,坐在乡间并不少见的大板凳上，突噜噜开船往景点大门而去，像是朝着胜利之门而去一般,给人极大的安慰和信心。船行的过程中,河的两岸也是满眼垛田上的菜花。船老大却自顾着开自己的船，不晓得用方言和大家搭搭话，对他而言这一趟行程最重

又到了一年一度油菜花盛开的季节。我们这里并不以栽培油菜为主,但田头地边只要是空闲地,人们在秋天总喜欢栽上一点或一块油菜。如今到了油菜花开的季节,不管你站在哪里,向远处看,满地遍野金灿灿的一片。当你来到油菜花旁近观,在和煦的阳光下,油菜的下半部碧绿得像翡翠，上半部每一杆的枝头四周都密密麻麻均匀地排列着花柄，花柄顶端托着嫩黄的花朵，挨挨挤挤竞相开放。如果你再趋前轻轻一嗅，一股淡淡的油菜花香,沁入心田,你一定会被其陶醉,留恋。

油菜花是最最普通的花。无论是花形,还是花色,都不能同其他任何一种观赏花相比。如果它单

春去春回,而属于李白的那个唐朝的春天永远回不来了。每次读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,我就在想,如果我有穿越时空的机会,我一定选择那个唐朝的春夜,出现在李白和他那班舞文弄墨的兄弟之间,一边欣赏春天里的桃李园,一边聆听诗人们的高谈阔论。现实是我不可能有这种穿越的本领,只能发挥自己贫薄的想象,来参加那场春天的夜宴。

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。”李白开篇就把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大旅店,这个旅店人来人往,其实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而已,接着又感叹人生如梦,寓意人生无常,劝导大家活在当下,珍惜眼前。李白对古人秉烛夜游,之前大概有一点不理解,在那个春天的夜晚,诗人好像一下子明白了,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。——如果我们没有网络、电视机、手机,难保不会像古人一样

一棵树,挺拔向上、高耸入云、卓尔不群，那这棵树就是树中的伟丈夫。父母亲希望我做一棵这样的树。

许是幼年饥饿等原因，我身材不算高,1米6几的个头，体质不强，三天两头总感冒,又因为家庭缺少劳力,家庭收入年年都“超支”，成为大队、生产队中典型的特困户。天地光明,家中的男孩渐渐长大了，学习之余可以帮家里做做家务事了,父母“十年儿荒”的艰难岁月该有个出头之日了。但父母心中的压力随着孩子成长也越来越大了。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开始谈婚论嫁了，像我这样的家庭,有哪个姑娘看得上呢? 父母亲日夜为我的婚姻担心。一次,母亲对我说,有树,就有鸟鹊来做窝,就看你这树长得怎样了。原来，她是既担心又充满期待啊! 母亲不识字,但识事理。她不懂什么是比喻句,但在无意识中用了人类最精彩的语言，想用这样的句子盼望我有出息。我当时就觉得母亲的比喻很生动，

要的程序不过只有一个:那每人十块钱的船钱得交了。还是同行的人懂得缓解这种沉默的无趣,讲起了垛田的一些故事来。这么一来,才更有了心向往之的兴趣，就连那柴油机的味道似乎也如这花香一般充满了诗意了。

离船登岸，心想着算是到了胜利的岸边了。可仍不见花海,照样是满眼的人海,各式的摊点营生热火朝天地经营着，似乎证明着到此一游一定不虚此行。走到景区门口，见到那排队的人们，这才彻底地明了,有些地方也许不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,恐怕是根本不该来的问题。总也算是看到这景点恢宏的入口了,便果断地决定撤退,不能再为花海的事情而纠缠于茫茫人海了。可进了人海想要出去也并非那么简单,连出口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便问做生意的当地人，人家不耐烦地说，没有时间回答。无奈买了个东西,便立刻有时间指点了我们的迷津,快快地朝着归路而去。此时大家的心情一定都低落至极点，一个聪明人突然说了这次看花行程中最点题的一句话:刚才坐船时岸边不是看过花了吗。

这句平淡的话绝对能够安慰人心,省了钱,省了事,又看到了花,还有什么比这种感更觉好的呢。迎着一路的花香来看花香,无非也就是为了一种感觉,这种感觉是乘兴而来的兴致,是兴尽而归的必然。即便有些扫兴,但也不至于失望,至少在一个真实的上午,我们曾为了这个春天的花事,来过千垛。

独的一两棵在路边开放,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。如果要给百花排名，它只能名列最后了。但从另一角度来评判,却要彻底颠倒过来。其他观赏花开放凋零以后,便杳无声息了,而油菜花却不敢懈怠,它还肩负着结荚生子的重任,为人们提供食用油。油菜花的花期不算长,它为了这短暂的开放,却经历了三九严寒,忍受了雨雪风霜,这磨难相对于油菜来说太残酷了，但油菜无怨无悔，坚韧顽强地生存下来,当春天刚一到来,它就郁郁葱葱、蓬蓬勃勃,尽情生长。油菜对环境条件也不苛求,不管土壤是贫瘠还是肥沃,你把它栽种到哪里,它就在哪里扎根生长。可以说油菜向人们索取最少,奉献最多。

打着灯笼度过漫漫长夜。诗人对写作当然自信,认为只要在这个天地间，就有写不尽的文章,做不完的诗。尤其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里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和志同道合的兄弟谈天说地,毫无心机地吐露自己的心声,发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酒喝多了，仍然保持对自己的文化偶像谢灵运的尊重,真是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。

李白的酒量也不怎么样,居然以为月亮被他灌醉了,还告诉在座的,今晚如果没有好诗,他会罚酒三杯。在这位天才诗人来看,写诗和喝酒一样容易,只要是真情流露的文字,就一定是诗。这种创作观念,是非常新潮的,和千年之后的小说家曹雪芹的“人情练达即文章”颇有同工异曲之妙。

读完这百十来字的序,滴酒不沾的我,突然想喝一点了。

富含哲理。树有小有大,有长得笔直笔直的,也有长得七歪八扭的。母亲说，喜鹊喜欢在笔直高大的树上做窝，你无论如何要做一棵又高又大的树。

以后,我常常观察,留心树木,留心树上的喜鹊窝。真的呢,喜鹊喜欢在又高又大的树上做窝,我就暗下决心,做一棵招引鸟鹊来筑巢的大树。

任凭风吹雨打，“一棵树”在不屈不挠中成长。父母不断听到有人夸赞他们的儿子,什么真诚做人、待人热情、学习进步、书写认真、为人厚道……二十出头，陆续有人来提亲了……树上终于有了鸟鹊衔枝筑巢,同经风雨,共创家园,养育子女。父母的“首尾”了了,心中的担子卸下了,可以安闲地度着晚年。

岁月无情,一转眼,父母双亲已经作古了。你们在那里放心吧,我们的生活很好,家人很幸福。孙女也是一棵笔直的小树苗,她会长成参天大树的!

家乡特色小吃不少，豌豆饼就是其中一种。

我们扬州人一直将豌豆称为“安豆”,寓意“安安稳稳”。在农村几乎家家会做豌豆饼,将嫩绿的豌豆叶切碎,和着糯米面加水搅拌成糊状，滴入少许菜油锅煎,将豌豆面糊做成圆圆的饼状，放入锅中文火慢煎,不时两面平翻,色泽绿成金黄便是熟了。豌豆饼,外皮酥脆,内容筋道,咬上一口嚼在嘴里,满口清香。

记忆中第一次吃豌豆饼是在七岁那年的春天。早春二月,雾锁晨曦,父母早早下地干活去了,睡梦中的我迷迷糊糊地被屋前榆树上几只叽叽喳喳的鸟儿吵醒,朦胧的雾气透过木窗流进屋子，溢在脸上清爽宜人。睡意稍退,我揉揉惺忪的双眼,顿觉腹中饥饿,跑到厨房揭开锅,一阵清香迎面扑来,锅里躺着五个梅花状的豌豆饼,用筷子夹上一个咬了一口,便狼吞虎咽起来……

清明前后,碧绿的豌豆抽出了鲜嫩的叶子,我便央求母亲给我做几个豌豆饼当早餐，和着香浓的米粥，觉得那是世上最美的味道了。有时候贪睡迟起了,便从空白的作业簿上撕下两张纸,包起两个豌豆饼,挎上书包飞奔出门,追赶上学的小伙伴,急得母亲在身后大声叮嘱:“慢点跑,注意安全!”

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,南京的春天总是特别短暂。在外求学的那段时间,时常怀念家乡的豌豆饼，

高邮人管浴室叫“澡堂子”，去浴室洗澡叫“泡澡堂子”。高邮人喜欢去浴室洗澡。尤其是冬天，街上比较冷清,基本都在浴室扎堆呢。

高邮的浴室分各种档次，低档的是大众浴室，一般四到七元不等，人数众多,最为热闹;中档的十到十五元上下，高档的要三四十元。高级一点的浴室还可过夜,加十元左右过夜费即可,可以说是既能沐浴休闲,还能较为便宜地解决住宿问题。

高邮的大众浴室布局大多相仿:刚进去是外堂口,有很多躺椅,用来放置衣物及休息；两位银发服务员,负责收集澡票、给刚洗完澡的顾客擦背等事宜。正式进入澡堂,第一间是淋浴室,有几个喷头可以淋浴,有张床搓背用。第二间浴池,是高邮人的最爱。浴池的水很烫,外地人可能不适应,高邮人习惯了,觉得越热越舒服。经常看到大人带着小娃娃来洗

豌豆饼

卖油端子（萝卜丝饼），我飞奔过去问她是不是扬州人,会不会做豌豆饼,结果让人大失所望,她告诉我她是安徽人,至于豌豆饼,根本没有听说过。晚上我半开玩笑地将这件事情告诉母亲,母亲笑我嘴馋,告诉我过两天弟弟要来南京一趟,让弟弟给我捎过来。果然没过两天,弟弟来南京办事,带来了母亲做的豌豆饼。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舍友们纷纷围过来尝了一口,摇摇头说我是太夸张,根本没有想象中的诱人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家乡的味道他们吃不出来。

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,住到了城里。母亲经常打电话,让我周末回老家尝尝豌豆饼。后来胃不好,医生嘱咐少吃粘食,于是不得不放弃舌尖上的那份追求,但每次看到豌豆饼,还是很眼馋。去年清明,回家给父亲扫墓，母亲笑着让我去锅里尝尝好吃的,我揭开锅,洁白的瓷碗里盛着三个喷香的豌豆饼。为了照顾我的胃,母亲特意将豌豆饼做得很小、很薄。霎时间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……

在母亲眼里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,照顾我的所喜所好就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。又是清明了,真想快点回家,尝尝母亲亲手做的豌豆饼。

高邮浴室

澡,娃娃被烫得哇哇叫。间或还有个桑拿房,木制的结构,通过封闭的空间和下面的蒸汽来让你发汗。

很多人会觉得，公共浴池不够卫生,但这似乎不能阻止高邮人对“水包皮”的喜好。赶上高峰时间,熙熙攘攘,热闹非常。事实上,高邮人非常爱干净,很多人在冬季每天都去泡澡。

我最喜欢的,莫过于桑拿房了。数九寒天,北风呼啸的季节,来到桑拿室坐着,身边雾气缭绕,什么都不去想,只是呼吸。不一会儿,出汗了,毛孔张开来,全身都变热,仿佛在升腾,只在喉咙中还有一腔严冬的寒气。等到浑身酥软,呼吸困难,出去,说不出的清爽。

浴室还是高邮人休闲社交的重要场所。在外堂口,很多人洗完出来,慢慢穿上衣服,有的带着茶杯(浴室免费提供开水),有的带着水果或饮料,一边吃吃喝喝,一边聊天,大到国家大事,小到家长里短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卫生条件的改善,江南地区的沐浴传统正在慢慢消失。不过,在高邮,这传统应该还会继续。

外孙女入托

三岁的外孙女要入托。每每带她从幼儿园经过,看五彩斑斓的园景,她总要说,“爹爹,我们进去玩一下嘛，就一分钟,我想在这里上学。”有时路过中学,她还认真地说:“等我长大了，就在这里上学,我自己骑踏板车来。”

于是给她报名入托。第一天爸爸妈妈送她入园,她是连蹦带跳直奔滑梯,并且对爸爸妈妈说:“你们不要跟着我,我长大了。”外婆接她放学,一路上她就不停地对外婆说:“今天，我吃的饼干、粥,还有茼苣,还有……”爸爸妈妈回来后,她还要重复一遍。妈妈问:“在幼儿园,你是哪样子尿尿的?”妈妈先给她画了个鸭蛋圈,又画出了两条平行直线,她指着两条平行直线,“一个脚在这边,一个脚在那边,用手抓住把子,就不跌倒了。”妈妈问:“裤子自己会褪吗?”“会了。”她边说边用双手做着往下拉的动作。

入托后,需要水彩笔、垫纸板、胶棒、橡皮泥、勾画笔等用品,拿着这些东西,她告诉邻居赵奶奶:“这不是爸爸买的,也不是妈妈买的,是爸爸妈妈代我买的。我最喜欢的绿颜色的了。你喜欢什么颜色?”

早上下楼,外婆要给她洗脸,她很正经地说:“我洗过了，爸爸妈妈在楼上给我洗的。还擦了儿童香,你闻闻,好香啊。”

多数是外婆接她放学,她问外婆:“爹爹怎么不来接我啊?”“明天爹爹来接你。”“后天呢?”外婆搞不懂她怎

么有了“后天”的概念。今日，我去幼儿园接外孙女,到教室门口,别的小朋友已先后被家人接走，而外孙女还规规矩矩地坐在小凳子上，眼睛东张西望的,看到我,兴奋地喊声“爹爹”，立即站起来,跟老师说“拜拜”。到校门口,又与值班的阿姨老师竖起右手说“拜拜”,出了大门，她将小嘴贴近我的耳朵说:“爹爹,我想吃烧烤。奶奶不给我买。”

我不完全排斥偶尔为之的小食品,于是给她买了一串,“爹爹,你真好,我爱你。马上你要带我到哪块去玩啊?”

“回家画画，画大马，绿颜色的,行吗?”

“行!”

回家的路上，她嘴里不停地哼着儿歌:“小燕子，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到这。里。爹爹,你会唱吗?你为什么不会?”

外孙女的智力和语言表现力比80后的父母小时候强多了,相信她今后的自立能力也一定会超过父母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文游台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